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 六臣 呂向 李周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 臣 李善注上

奉敕 伯顏 助率重刊

贈答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在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一首
王僧達答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鄭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酬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二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贈答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王水記方流旋源載圓折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芳茵寶晏
希聲雖祕猶彰徹 老子曰大音希声左氏傳君子曰大人而有名彰徹也聆龍聽
九泉聞鳳窺丹穴 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說文曰聆察也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工唯然靚
世哲 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 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
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數言秩興賦曰猥則朝列爾雅曰列業也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 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旅芳風
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殼仲堪誄曰荆門晝掩閑庭

晏然林閒時晏開亟迴長者轍 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淡 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尽謂之死 羣化徂生入窮節 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泱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悲來非樂閑 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溢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閑終也 屬美謝繁翰遥懷具矢札 屬猶綴也謝猶憩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祖黠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五言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

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欝暑晏閑塵紛 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欝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閑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 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 側聽風薄木遥聆月開雲 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雲紛紛而薄木 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歲侯初過半荃蕙豈久芳 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冀又曰荃蕙化而為茅 屏居側物變慕類抱情殷 漢書曰病屏居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悾款抱情不得敘桓玄鸞鵠賦曰眷儔侶而情慤慤憂也 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楚辭曰惟郢路夕而九逝韓詩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荅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寰極設險祇天工 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壁衆星之環極津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對禁限清風 兩闈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 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禮記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曰中臺在南故曰南墉

寢興鬱無已觀辰漢中 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流雲譎青闕皓月鑒丹宮 廣雅曰流雲青闕皓月鑒丹宮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祕書監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曰鑒照也跡躅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毛詩曰撫首跡躅夏侯沖荅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遥思漏窮言晞也

秉 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言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貺賜也論語子曰駟忌以鼓琴見知於桓之後彫也

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知汝之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也毛詩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窘求隕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陸機谷貫謠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鄭子產如晉晉侯問鄭六卿誰賢對曰子皮其次也抑又其次也趙孟曰子皮其何以賢對曰其為人也忠信而博於事上而勤於撫民其使人也義而順於利物忠以為本信以守之敬以行之義以生利利以平民其處上也恭而不懾其接下也寬而有禮其治民也視時而動利而行之使民以信其事上也如子之事父其使人也如治其家事其為人也不伐其善不矜其勞施而不德與而不爭恭而有禮有此六者以治其身以及其國雖在小人之中君子之處也趙孟曰善哉吾聞之鄭其不亡乎有此數子者以衛社稷其誰能亡之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窘求隕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陸機谷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莒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雖慙丹臒施未謂玄素睽丹臒喻翟恩也玄素喻別也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苦圭切尚書曰惟其塗丹臒徒遵良時詖王道奄曛霾謂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詖諂也曛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安也彼寄切方言曰奄遽也畏遽也土為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魯子曰天曰明地

曰幽張載誄懷詩曰雲乖雨散心誄乎愴而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謂之始安郡也貫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倚岩聽緒風攀林結留羨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漱又曰與揭車王逸曰留羨香草也跂予閒衡嶠昌月瞻秦稽跂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予還歸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高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沉泥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閒沉泥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蔡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閒門陸雲荅兄書曰脩庭樹蓬

棘開舊畦鄭玄周禮注曰棘氏傳戎子鉤支曰驅其狐貍翦其蒲棘孟子曰病于憂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惜言年既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惜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

親仁敦情昵興賦宛辭棲遲左傳戎子駒支曰晉侯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

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琅吳都賦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肸嚮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軍參軍俱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珪璋旣文府精理亦道心言珪璋之麗旣光於文府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君子資高駕塵軌實為林楚辭曰連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

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頸也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沉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煩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

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甚恒子新論曰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

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麥壟

多秀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蘇武詩曰嘉會不再遇此棄日暇忽忘遊景侵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哀何用慰翰墨文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為條淑既非所臨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誦以永周旋匪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五言郡是宣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曠瞻遠視也高深結構連架以成屋宇也鬱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悠中列遠岫

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鳥飛還故林歸鳥赴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崇思歸引曰宴華魄酌玉觴嵇康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石崇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毛詩曰彼已之子美無度文曰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折疏麻芳瑤華將以遺芳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離騷曰歷金門上玉堂攄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閶闔步玉岑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

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況

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永幽棲連陰盛農節鑒鑒

聚東菑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兒徵毛詩曰彼都人士鑒笠緇撮毛萇曰鑒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高閣當晝掩荒堦少諍辭晝掩已見上文珍簟清夏

室輕扇動涼颸楚辭曰滋風而上征嘉魚聊可薦渌蟻方獨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沉

朱實秋藕折輕絲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良辰竟在何許夙昔夢佳期芳久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暮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

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卧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昨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蚩論語曰子游為武成宰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机嘆令自嗤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

鄴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勑朓還都朓道中為詩以寄兩宮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呂氏春秋曰永泉東流曰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閨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艱迮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耿寒渚夜蒼蒼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兼葭

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肅清周禮古詩曰兩宮遥相望金波麗鵾鵠玉繩低建章漢書歌云金波玉衡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鵾鵠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王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立陽古詩曰驅車鼎門外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南曰陽荆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丘也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馳暉日也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南中志曰交阯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巖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也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罰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寄言罰羅者寥廓已高翔喻罰蜀父老曰猶鴞鵬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廣雅曰

寥深也
廓空也

酬王晉安一首

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爾雅曰梢梢擊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稟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塗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列子曰吳越之国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生櫾則柚字也鴻鴈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左氏傳趙鞅曰日旰日晚也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憂依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百慮何為至安在我春草秋更緑公子未西歸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緑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

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誰能父京洛緇塵染素
衣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五言 顧氏家譜曰昀字希叔邵陵三國常侍

陸韓卿 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不及咸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故厥恨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遷太子洗馬傳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躧履奉王孫 帝子謂竟陵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絶書曰蒸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公孫有異賦曰躧履倡惶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也

才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 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點銅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出

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孟嘗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為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死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 其一左太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桑下負郭窮涼溫豁貴賤也

殂落固云是寂寥終始斯 殂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殂落於外商紀七哀詩曰何其寂寥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 蜀都賦曰鳧鵠鷖鷗傳鵠侶

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 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漪

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橈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植禮遇殊特顒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 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畯民用康畯與

俊雜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雜宮華屋皆謂太子也卞壺議曰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爲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埏篇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爲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平旦上林死日入伊水濱其三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聲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書記既翻翻賦歌能妙絶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元瑜書記翻翻致足樂之相如悉溫麗子雲敷筆札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悉憮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劵札樓君卿之脣舌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希寤柴車自喻也囊臺彦荅杜育詩曰矯矯駿足思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慨茲山陽謙空此河陽別向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渤海方湮滯宜城誰歎酬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国語曰底著湮滯賈逵曰湮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歎酬交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鴈鴻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謖一首 五言

范彦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後來修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同詩曰來者自外之文也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爲玳瑁簪刀劒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荊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荊竹織門也儻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吳都賦曰儻從之士奕奕廣雅曰儻從導也史記曰趙平原

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掌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憲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及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漢舊有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琅邪郡音義曰屬尚書琅邪郡有王氏之莊子曰鵬日徙于南冥北海凌北海搏飛出南皮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摶搏也圜飛而上若扶搖也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古詩曰賤妾擬何爲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資鷦鷯賦曰鷦鷯之棲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貴財也不過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五言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彥昇

朝發富春渚舊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舊積也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燕頷大縣流愛于民行春而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爲渭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猨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親好自斯絶孤遊從此辭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歎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哀傷贈荅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榮榮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猥荷公叔舉連陪厠王寮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閑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東山

擁耒耨時苗臨深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水鄭玄周禮注曰耨耘也幽谷茂纖蔓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荃秀陵喬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譬如野田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逢幹流隨風飄風南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之勢也鵾冠子曰幹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昔倦都邑游仐掌河朔偃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汝于河朔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音消洪流何浩蕩脩芒欝岩嶢芒城北岑嶺也浩蕩或為瀇瀁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小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人生年不滿百頍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飈爾雅曰頍考也擊也槁枯也飈疾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發忽若飈塵瞥孚說切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孫葬之桐鄉邑高為之起冢立祠也

人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周易曰盈而福謙鬼神害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約儉也左氏傳晉成鱄曰在約無怨音孔昭視民不佻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君子是則是傚毛萇詩曰佻偷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川氣冒山巔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畤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沚小渚曰也之以切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

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高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綿無覿崇芒巒嵯峨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綿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此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嵯峨撝撝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紛撝撝其九州攸遝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五戈切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朱悖斜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勑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袑音紹袑褲也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魯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吕公託身於我黔黎

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猶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歊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兮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朝想慶雲興夕邈白日移邁猶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羲和之運兮悵其代序莊子曰春與秋其代序楚辭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黃帝曰陰陽四時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曰鬱于中宇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導通衢之大道椅梓也韓詩曰縣縣瓜瓞薛君章句曰縣縣小瓜也瓞瓜也毛詩曰綿綿瓜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瓞小也毛萇詩傳曰稻栽爾雅曰穉之穉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稻栽爾雅曰故栽者培之毛詩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驅役寧民少而名卑馬融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器非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黃帝曰陰陽四時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

戀本難為思（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周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又曰追冰未泮）感此還期淹

歎彼年往駛（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鄭玄周礼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祇攬懷歸志（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

抵攬我心孟子志浩然有歸）卷然顧輦洛山川邈離異（悲鄭玄詩箋曰回首曰顧西征賦楚辭曰終兔獨離異）

顧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毛詩曰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五言七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贊峯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爾雅曰蘩皤蒿也）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

歸雲乘軒憲浮淒風尋帷入（傳般文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即同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深識世故尚未夷嶮函方嶮澁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虛賦說）

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秦東有崤函之固 孤貍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貍 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卬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鸞鵷鵷鵷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 見維縶翔鳳籠檻騏驥縶之維之 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學之也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既假

赴洛詩二首 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節營道無烈心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而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國語郴午

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檝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 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家語公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 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 孤貍思慕遠人願欲記遺音無迹有所匿寂漠聲必沈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想之無迹而已 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 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雲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 亹亹孤獸駭嬰嬰思鳥吟亹亹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群毛詩曰鳥鳴嚶嚶 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 佇立愾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曰佇立泣又曰愾

我罹歎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謂爲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書王常曰臣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劒遵銅輦振纓盡柢肅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劒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柢肅舊禮銅域爲隔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多悲心感物情悽悷悷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國語楚藍尹亹曰飲食思禮同宴思樂毛詩曰歸歸亦暮止憂苦欲何爲纏綿胷臆厚則憂苦張揖與任彥堅書曰纏綿胷臆好廡踟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胷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飛提提介彼鷺斯歸飛提提詩曰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揔轡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辭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江偉答軍吝已見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永歎已見司馬詩曰羈縶繫世網進退維準繩說文曰嬰繞也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永歎已見周禮曰野釜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上林賦曰紆餘委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録曰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欝纏緜纏緜已見上文故鄉顧影悽自憐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爲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遊泰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衝思往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五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闈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鵾鵬之化非龍之川謂貞者所爲幽結也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周禮曰大夫玄冕輕劒拂鏖麑長纓麗且鮮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爲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爲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毛詩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遊已見上文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潛淵明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爲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衆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毛萇曰見上文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高鳥臨水愧遊魚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礼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駭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莊子謂惠子曰我行豈不遥登降千里餘目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詩傳曰憩息也通衢已見上文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衆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礼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駭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莊子謂惠子曰子以曾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於文章皆自潛以曾祖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孔子行年六十而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五言沈約宋書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

陶淵明

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左氏傳趙

哀曰卻穀憐禮樂而敦詩書纏子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
識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
荊西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也叩
栧而去王逸曰叩舷旁也楚辭曰臨流
栧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
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淮南子曰甘暝于大實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
李顒離思篇曰烈烈寒氣
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曰皛皛明也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
征毛詩曰遑假寐不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淮南子曰甯戚商
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魚因自達將車
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卞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
而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下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
茅茨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
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
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二首 五言 沈約 宋書

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
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述職期闌暑理裨縑金素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
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

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
而聽斷焉馬融廣成頌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
團朝露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
為旻天毛詩曰昊天有曼草零露團兮辛苦誰為
情遊子值頹暮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愛似莊念昔久
心楚辭曰歲忽忽其若頹
敬曾存故言遊子多悲
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
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朝年也見似人
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

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賞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貴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之三費也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

度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邈遠度以自娛楚辭曰遠遊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也

李牧慨長袖郤克慙躍步言手足

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于外有疾故或慨或慙也戰

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將軍為壽於前捫上首

押兩手擊也希冀切方言捫摸也

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於房杜預曰郤克躄步

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良時不見遺醜

狀不成惡言雖有疾背不見其遺也良時已見上

文左氏傳曰醜惡也杜預曰惡兒醜也

支離依方早有慕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貢往侍事或故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立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吉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

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曰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

大地並況惟予有慕會意括撮粗括訓步米切

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英達謂廬陵王也

空班趙氏壁徒乖魏王瓠言乎趙壁為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

壁已見靈譴覽古詩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

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掊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攄以為天鬻常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護落零落也枵然大皃掊謂擊破

許喬切掊方部切

從來漸二將窮山

海迹永絕賞心悟言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

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

郤必塗經始宇故曰歸路

紀始得傍歸路孔安國欲之郡必塗經始宇故曰歸路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 沈約不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遂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其身體反其束髮擾授明師以遷

遷遠忘似如昨二紀及茲年 廣雅曰遠背也揚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 緇磷

滄海枉帆過舊山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

石緑篠媚清漣 清漣已見上文 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洞簫賦曰過江

稠疊洲縈渚連縣 廣雅曰縣聯也 三輔故事曰連縣四百餘里 白雲抱幽

登頓水涉盡洄沿 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 巖峭嶺

流川而泒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劉越石扶風歌

蔚紛櫹無令孤願言 左傳曰揮奮也 燕丹子夏扶曰士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 魚且為

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 三輔決錄曰樹六櫹於蒲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櫹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櫹欲自為襯也

富春渚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且及富春郭 吳郡記曰富春東定山 緬雲霧

赤亭無淹薄 吳郡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四縣海山又七十里橫出江中濤迅邁以避

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迫止也薄與洎同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遡流已見上文婢蒼曰磎曲岸頭也磎岸之險參差交錯也亮乏伯與圻同參錯謂磎岸之險參差交錯也亮乏伯睿分險過呂梁聳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能射于於是瞀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瞀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不能游也寘止託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絶故水洊至也平生協幽不以坎魯隔絶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平生協幽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貞淪躓困微弱久露千祿請始果遠遊諧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衆猶遂也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懷抱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五言 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屢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曹植九峭者必陁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石淺水淫淫日落山照曜楚辭曰觀流水兮潺陁許慎曰陁落也然奔亦落也入淫淫雜字曰淫淫水流皃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荒林紛沃若衆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遭物悼遷斥存

期得要妙 廣雅曰斤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知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貞不亦湛兮似或存莊子曰盜跖謂要妙也既東上皇心豈屑末代誚 莊子曰盜跖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未世鎖才兮智孔寡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不驚揚而奮鬐譬曰波若山崩聲聞之白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也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五言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 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 懷雜道轉迥尋異景不延 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 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 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縕貞誰為傳 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縕藏也說文曰貞卜問也 想像崑山婆緬邈區中緣 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西之陁快 馬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列仙傳曰安期生琅琊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 五言永嘉郡也

謝靈運

CSDN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羨會有遺榮賦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禮記孔子曰聒名之浮於行也廬園當栖巖畢位代躬耕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黔婁先生曰先生安天下之畢位禮記曰祿足以代其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閑居不慕官爵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鄒生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嚴棲列女傳曰鄒穆公妻先生喜曰先生安天下之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物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鄒生曼容養志自修俏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

男娶女嫁既畢乃勑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鄒生曼容養志自修俏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荊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促裝柴荊已見上文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為琅耶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理棹遄還期遵渚驚脩坰潘岳在懷縣詩曰初為琅耶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悵此還期淹遄速也陸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毛萇詩傳曰挹酌也王逸楚辭注曰搴采取也戰勝膺者肥止監流歸停戰勝明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如嘿也韓子曰夏日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

戰子胷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尒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庵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羲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屐兩頭俱斜中間相去一尺許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

初發石首城一首

靈運見誅內史伏韐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伏韐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雖抱中孚文猶勞貝錦詩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譖人集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作已過以成錦文也寸心若不亮徵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力薄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筋骨相連節王暢上疏已見上文

戮曰察省也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大莊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出宿薄京畿晨裝搏謦颸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搏扶搖而上征颸已見上文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再謂前之來嘉今適臨川故山曰已遠風波豈還時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苟苟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芒乎何之忽乎何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子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賦獨越海陵三山遊

湘歷九嶷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二首 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絶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絶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廣雅曰款扣也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薆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薆也追尋栖

息時偃卧任縱誕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爲誰之所繼哉古人之言不爲人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字休曰竿竹梃也古寒切今協韻爲古旦切懷故匝新歡含悲忘春晚言春晚當喜爲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匝周也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慤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危柱謂琴也孫氏箜篌賦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月聽哀猨泪露馥芳蓀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猨之響濕露而行爲馥芳叢也說文曰湿濕也蓀蕙也春晚緑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殼江賦曰流九派平潯陽靈物叅珍怪異人秘精魂孔安國尚書傳曰叅雜也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秘閉也江賦曰納隱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温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徒作千里論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温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徒作千里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也曲絃絶念彌敦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絶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絶絃乎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禄里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銅陵銅山居賦曰銅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柏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爾雅曰山絶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遂登郡峯首邈若升雲煙論衡曰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升雲煙羽人絶髣髴丹丘徒空筌楚辭曰仰羽人於丹

立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阪邦國之圖籍也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敕校正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詩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荊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魚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古詞君子行一首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傳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飭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俶戎車首路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跼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阮籍詠懷詩曰朱鬣躍飛泉夜飛過吳洲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閒漢書曰沛公乃道砀音義曰砀也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在昔輟期運經始闕聖賢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闕五百歲伊瀍絕津濟臺館無尺掾伊瀍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掾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咮行方暮年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擊虞尚書令箴曰補我衮闕闡我王猷毛詩曰咮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陰風振涼野飛雲瞥窮天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晦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漢書呂氏春秋曰季冬之月窮于次月窮于紀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引猶進也漢書宮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楚辭曰隱

憫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遊而更數有所往而僞本期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

耿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山兮遠望路耿耿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瞻東路傾側不及群陸機赴洛詩曰振徒陟崇丘楚辭曰眷傾側而不容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論衡

曰觀喬木知舊都

丘隴填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相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爲久游客憂念坐自殷毛詩曰憂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爲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徵爲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莫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莫高山大川孔安國曰莫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謁荊牧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楚有七澤嘗覩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

會巴陵故號三江口經塗延舊軌登閶訪川陸周禮曰國
也爾雅曰郊外曰牧經塗延長也又曰闉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
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
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陸機苔張士然詩曰余固
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
國也地險已見上文左傳子
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郝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尚書
曰荊州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
曰舍檻檻而郝倚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
於荊臺司馬子期諫曰荊臺左洞庭右彭蠡荊或爲京囿于有切
清霧霽岳陽曾暉薄瀾澳說文曰霧亦氛字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氛
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悽矣自遠風
傷哉千里目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飈自遠集楚辭曰湛
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倚起伏即
起也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
沴文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
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

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
化毛萇詩傳注曰勤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五言集曰江淹還都
道中作都謂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
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
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
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樊口
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廣雅曰
遒急也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鷗水鳥也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荊流漢書
音義
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櫂處
也楚辭曰長大息而掩涕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絕猶
盡也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兼猶三也毛詩曰
一日不見如三秋未嘗違戶庭

安能千里游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慮此越鄉憂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棟檗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五言顏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

謝玄暉

又湘水故曰浦出馬水上南北結浮橋渡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驚性來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南北馳驚上林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山巖石松樹欝欝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孤游昔已屢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既懽薖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湖中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非情歎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徼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川精神養性與道浮游謝靈運游南亭詩曰賞心良知惟顁鄙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秋隘囂塵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曰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取之逢禍必矣其夫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暮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詩一首五言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早雲賦曰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千敝白日下屬帶迴谿子虛賦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上敝麕交錯糾紛上千青雲罷池陂陁七發曰依絕區乌臨迴谿交藤荒且蔓蘩枝從複復低

毛萇詩傳曰林曲曰穈 獨鶴方朝唳 王故事曰陸機入洛故都賦曰聞華亭鶴唳豈不可得也 鼯已見上文 潎雲已漫漫多雨亦凄凄 魏都賦曰窮岫潎雲日月常翳 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 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 揚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 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 緣源殊未極歸恩竟已矣 茲理庶無睽 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五言 休假也 沐洗也 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一得下沐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 思閑願罷歸 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又曰李斐曰休謂退少名也又曰韋賢乞骸骨罷歸 還卬歌賦似休汝車騎非 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卬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卬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秦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旦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 杜乘集有臨灞池送賦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瀍谷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汀池有四出道以寫水汀洲也 霸陵稍靡靡江蓼復依依 毛詩曰蓼揭揭毛萇曰蓼長貌蕭也 薄草靡靡韓詩曰楸柳依依 田鶴遠相呼沙鴈忽爭飛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枚乘在雲端表猶外也 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 古詩曰下沾衣 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 秘慶秀才

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淥景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五言 山川相接即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滿眼滿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吳都賦曰飛甍參差皆可見 吳李尤洪池銘曰

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吳都賦曰飛甍夾日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邶鄘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

京路夜發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 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傳曰肅肅疾也 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尚書曰戒車三百兩 廣雅曰

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淑萠 寥落星稀之貌也字書曰淑淸明之貌 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團 稍見朝霞上餘露團稍見 班固燕山銘曰夐其邈兮亘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遊越

故鄉邈已夐山川修且廣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 勑躬每蹋蹐瞻恩唯

震蕩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躰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勑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楚辭曰心休惕而震蕩行矣倦路長

無由稅歸鞅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靼也又曰靼柔韋也鞅於丽切靼都達切

望荊山一首 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境也盛弘之

西岳出魯陽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橈重林雲霞肅川漲周易曰橈萬物者莫疾乎風說文曰橈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

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枚正情賦曰解蘭

賔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而掩露

一聞苦

寒奏再使豔歌傷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旦發漁浦潭 五言

仜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漁潭赤亭已見謝靈運富春渚詩

鳴鞞響沓障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正曰障

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絶峯殊狀張衡七辯曰蹊路詭怪

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

陟崖傾嶼難俯葉說文曰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俯附也

信

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曠疎曠也坐嘯昔有委卧治今可尚南詩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疎也

早發定山一首五言

沈休文

風齡愛遠壑晚泊見奇山毛萇詩傳曰徵召曰齡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王母謁白雲在天丘陵自出傾壁忽斜豎絶頂復孤圓江賦曰絶岸萬丈壁立霞剥謝靈運有登廬山絶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淺淺流疾貌也音戔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忘歸屬蘭杜懷禄寄芳荃楚辭曰遊子儻兮忘歸懷禄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春言採三秀徘徊望九

仙楚辭曰乘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洧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五言十洲

沈休文

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鳧喬樹百丈見游鱗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銅生於百丈水底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涇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則鵬鳥賦曰乘流逝胡落切毛詩曰揚

之石磷磷白水紛吾陽顒淖寧假濯衣巾顒淖謂去京師顒塵之地以往東陽自然隔絕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願以滌湲水露君纓上塵雜子曰滌湲水流皃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又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生德憫明神武左氏傳鄭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尺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漢書高祖紀述曰獯鬻虐老獸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號也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漢書梅福上書曰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高祖舉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出有餘資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飛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毛詩曰薄言旋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

戰憚爲犧良苗實已揮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雉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爲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異於是矣良苗之謂也若泰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庶幾爲犧國君之礼使子餘相公子賦泰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泰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庶幾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爲祭主也揮當爲輝輝光也若泰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庶幾廟爲祭主也揮當爲輝輝光也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崔駰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鄧之見殺迴輿而趨爲操曰翬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從征吳作此四篇我君順時發桓東南征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

征逖東南彼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坰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漢書公孫獲曰衆足撫襟埤蒼曰檣帆柱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貌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東山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蟻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頡切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國語晉公子姜氏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弃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左氏傳鄢陵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風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廣雅恲憭也普庚切將隸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東觀漢記曰賈復躡青犢於射大彼羽走

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陳琳詩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孫卿子曰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史記曰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古詩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毛詩曰七月在野蟋蟀在堂鄭玄曰蟋蟀蟋蟀也

心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迴身赴牀寢此誠可悲孔安國尚書傳曰戎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

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

命茲理不可違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有授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

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曰艘船總名也

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籌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曰今

鞠躬中堅內徵畫無所陳論語曰入

猶敗秦史記曰秦伐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卒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後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

者繼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雖無鉞刀用應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蓋孟堅咎賓戲曰立鉞刀一割之力耳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東觀漢記曰北夷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木曰榛薍蒲竟廣澤葭葦交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鶴摩天游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魏志曰武皇帝謙人也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孟子曰齊田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薛君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逵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肅肅雝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炳海表岱系唐胄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靈監睿文民

屬睿武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奄
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
圖大范曄後漢書贊論曰先帝開拓土宇亘
地稱皇軰天作主燕然山銘曰夐其邈于亘地界曹植玄暢賦曰軰天
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
太子師傅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月窟來賓日際奉土甘泉賦曰西墜月
魄東震曰域服虞
日音窟兎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
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竈曹植玄暢賦曰紹日
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
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張載元康頌
曰開元建號
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周禮以官府
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
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
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
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皐繇作
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有牲在滌有絜在俎周禮曰充
夔典樂龍納言也九官也

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牲在中所搜除廁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滌宇
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薦饗王衷以荅神祐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
賦曰受神之福祐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維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皇乎備矣有事
上春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
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羲陸
之種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
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漢書曰金枝秀
華應劭曰金枝金枝
銅鐻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廣樂矣陟配在京降德在民
毛詩曰后在上帝陟降厥士配在京禮
記曰后在天陟降于兆民奔精昭夜高燎煬晨奔精星流
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晡時夜祠到明而
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

於太陰明浮爍沈縈深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宿浮爍而揚光沈縈於祭沈淪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縈祭名也告成大報受釐元神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音僖吕安觸髏賦曰上奏元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福也月御案飭星驅扶輪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皃遠駕神駕也

樂府上 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三首 五言

古辭 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窟行信乎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焉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 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期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緜緜微細之思也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 廣雅曰昔夜也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展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枯桑魚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懷風寒之患乎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中竟如何 說文曰跪拜也上有

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毛萇詩傳曰閨門也颺曰飛而徬徨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長帶羅纓委玉帶下高堂長門賦曰羅纓結而徬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毛詩曰佇立以泣俟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尤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天也

長歌行

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求也此上一篇以傷年命而下一首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楚辭曰恐美人之遲暮不得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萬物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焜黃色衰皃也胡本切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尚書大傳曰百川東入海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怨歌行一首五言歌録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漢成帝初即位婕妤居增成舍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進見成帝好選入後宮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為三官服也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古詩曰文練雙鴛鴦裁為合歡被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蒼頡篇曰懷抱也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二首

短歌行

魏武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氏孝廉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毛詩小雅文也苹蒒也鹿得蒒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嘉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苹藾蕭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言月之不可掇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言不可絕也說文曰掇拾取也豬劣切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帀何枝可依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

高明主不獻人故能成其衆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逸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歌録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 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 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山在河内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大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山在晉陽也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楚辭曰怫鬱兮不陳水深橋梁絶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 揚雄琴情冀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莊子曰擔囊而趨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歌録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行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 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依單薄腸中常苦飢 谿谷多風霜露沾衣 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野雉羣雊猴猨相追 毛詩曰雉之朝雊 還望故鄉欝何纍纍 廣雅曰纍重也 高山有

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不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今涙迴轉肓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娛以忘憂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燕歌行 七言歌録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楚辭曰悲哉秋之爲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兼葭蒼蒼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兮又曰鴈雍雍而南遊懽懽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鄭玄禮記注曰懽恨不滿之皃也口簟切賤妾煢煢守空房煢單也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涙下霑衣裳古詩曰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明月皎皎照我牀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比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得一會同矣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箜篌引 漢書曰塞南越椓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音也應劭曰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也

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声類曰宰治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楚辭曰使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又家學歌舞壯屬陽阿主

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禮記曰吾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主稱千金壽賞奉萬年 酌以千金為魯仲連壽也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晏平仲與人交雖久敬之如始也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卒受命周公莫不馨折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舞賦曰耀華屋而煒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零落不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遒終也

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美女篇 歌録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釵曜佩翠琅玕 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形也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

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慎子曰毛嬙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楔祝曰懷秀女使不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漢書敘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高樓臨大路容華耀朝日誰子曰震氏梁之富人真高樓臨大路容華耀朝日誰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至昏不時安周礼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衆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歎息

白馬篇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羅數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頭也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鄭玄禮記注曰雄朝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郭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二枚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猱多豹螭螭猛獸也已見西都賦方言曰剽輕也都邑人也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

戒或云鮮早蒼頡篇曰陵侵也弃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名都篇歌録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寶劒直千金論語論千金之價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漢書曰陸賈寶劒直

謚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遇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故改爲明

家子昭君配焉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

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

焉都尉王

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漢書曰烏孫使使獻

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

之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我本漢家子將適單

于庭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曹子建應詞

諸長小會單于庭詔曰前驅舉燧後乘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魏文帝柳賦曰左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珠纓李陵詩曰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魏苦哉行帝

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沽酒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

日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

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音義曰旃帳也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蘇武類異類也李陵答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爲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殺身良

系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

不易默默以苟生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貫誼弔屈原曰吁嗟默默生今與汝爲苟義也苟生亦何聊

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囊與汝爲苟生今與汝爲苟義也

積思常憤盈楚辭曰蓄憾憤懣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胷憤盈願假

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鵠舉翻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飛也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古詩曰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權朝華暮落也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速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

君子行

古詞 季善本古詞告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于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梁昭明太子選

唐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荊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樂府下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善心

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思玄賦曰愛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檛也廣雅曰將欲也饑食猛虎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

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爲陰

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恒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靜言幽谷底長爾高山岑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達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爲未易何爲開此衿之衿爭王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夫蘊歌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也

君子行五言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尚書曰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躡履也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左氏傳伍員曰倒戈攻上國語注曰疾惡也吕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在似玉者石似忠者佞蓋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温遠之繞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說苑曰王國君前毋子伯奇後毋欲其子爲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毋欲其子爲子伯奇好妾王上臺榻之後毋取蜂除其毒而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在似玉者石似忠者佞蓋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温遠之繞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豈惡寒言當慎所習也論疑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温遠之繞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說苑曰王國君前毋子伯奇後毋欲其子爲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毋欲其子爲子伯奇好妾王上臺榻之後毋取蜂除其毒而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在似玉者石似忠者佞蓋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温遠之繞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

遂沅湘之間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鄭玄曰道絶者棄恩舊也禍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言禍生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銘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禍福之至而皆有兆朕無端緒也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爲懽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人益難鄭象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猒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抱朴子曰明鏡遞相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鑒曰側出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荀悦申防於未然

從軍行　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風飄窮四遐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深谷邈無底崇山巉嵯峩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巉嵯峨喬木振迹涉流沙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道弱水入于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闚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也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爲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漾若天星之羅飛鋒無絶影鳴鏑自相和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

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鏑鳴音義曰如今鳴箭也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獨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荅蘇武書曰負戰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戰也**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列子曰師襄乃撫心而高蹈

豫章行 五言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渚遥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川陸殊途軌慇懃親將遠尋**廣雅曰軌迹也左氏傳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慇懃親也**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田廣兄弟欲分有三荊同本經宿黃乃曰荊尚然況兄弟乎遂不分荊復茂故云歡同株家語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哀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者而已矣又為生離別者乎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西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遷長哭子曰回善於識音矣**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則大耋之嗟**大耋凶**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促促薄暮景曩曩鮮克禁**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迫也楚辭曰時曩曩而過中**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悲苦之心乎毛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曾是在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說文曰嬰繞也**行矣保嘉福景絶繼以音**景影也言影影隨形或曰**若能當繼之以惠音**

苦寒行 五言古苦寒行曰北上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峻難
穹谷底仰陟高山盤韓詩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俯入
澗積雪被長巒爾雅曰巒山墮也郭璞曰巒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陰雪興巖側悲
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
岸嘆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玄猿素雌夕宿喬木下慘
人慊慊恒苦寒說文曰慊恨不滿足之皃也劇哉行役
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此邊塞有陰山往問陰山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瀼瀼離
家日已遠歸夢想鄉國鄭玄禮記注曰想思一心也妻在河
梁北送子建雜詩曰離思深毛詩曰獨寐寤言劇哉行役
假勁虜在燕然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戎車無
軌旌旆屢徂遷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緜遠也猃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猃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仲猃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吳越
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通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洲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李陵書曰薄將子以守節將道
甘陳迹收功單于舸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振旅勞歸士受爵墓街傳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狀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

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撫膺攜客泣掩淚斂温涼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温涼也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也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乎毛詩曰任城關乎昌言曰古之葬者長子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天道信崇替

人生安得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君子有所思乘北山延佇望城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超彼北山延佇望城郭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麈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鄭玄謂城邑之居也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焅容脩態絙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曰閣四阿若今四注也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牕又曰盧家蘭為室桂為梁楚辭曰蓀壁兮翠羅幬張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言淑皃以色音亦承顏哀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楚辭曰生天地之若

過地間忽如遠行客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國語齊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弗圖將不悔書纓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說文曰葵菜也郭氏上書於公以葵比之對曰忽使肉食獻公肉食者已慮之矣杜預曰姑待之言也漢書禮樂志負六人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行五言漢書禮樂志曰齊謳負六人

營丘負海曲沃野奏且平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營丘齊地也齊曰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負海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洪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洪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傳毅

洛都賦曰戈高冥之獨鵠翥翥之雙鵠崇或為嵩嵩非山連也連軒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

產尚千名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海物錯萬類陸產孟諸吞楚夢百二佯秦京賦子虛曰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蒂芥也

齊浮渤瀕游孟諸吞若雲夢漢書曰胥賀上曰陛下得二馬齊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二馬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也字林曰佯齊等也

惟師恢東表相后定周傾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曰夫齊侯相公也齊侯相公也

塩鐵論曰定傾扶危**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康頻翟公再盈再虛**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論語蒋簡曰鄙哉孔叢子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叢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靈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酒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而逢伯陵因之古若無死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非君所營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曰若乃禁御所營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爾雅曰三達謂之岐旁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軿飛轂交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行日華曜也**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想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厲嚴貌也賦曰嚴兒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秋考異記曰雞應且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春守一不足**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一乃知萬事故為天下法式**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揚雄羲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

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長歌行 五言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范曄後漢書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經天河海之帶地帶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亮急弦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急弦已見上年往迅勁矢時來文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衰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無故自捐

曰坐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爾雅曰延長也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毛詩曰暮晚也言君俛仰已見上文逝往也倏忽已見上文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毛詩曰暮晚也言君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願承閑而自察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往來倏忽悲哉行 五言 歌錄曰悲歌魏明帝造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

芳菊有芳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汝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蔓延之尋猶緣也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 言已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頯邈也飛沈言殊隔也頯音徒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拯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吳趨行 五言 趨曲名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 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也 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声永世不絕孟子滕文公曰昔緜鉤處高唐而齊右善謌方言曰秦晉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 吳謳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録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吳人以歌其地也

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門閶門高樓閣道西接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重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 西京賦曰跱峙極於浮柱 結重巒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謳慶雲被泠泠祥風過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非雲郁郁風賦曰清清泠泠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 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泰伯遵仁風仲雍揚其波 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弟仲雍立典其泒而揚其波 引

子灼灼光諸華 毛萇詩傳曰灼灼猶華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大夫羊舌肸聘于周歸以語其宰叔向曰吾聞之先王之世明德遠施以懷柔遐方今王室實蕩蕩辟辟文王之昭其何以堪之叔向曰肸聞之文王之世其明也如日月之照臨其遠也如天地之無窮其施也如雷霆之震驚其怒也如鬼神之不測其賞也如時雨之降及其沒也如喪父母其愛也如赤子其樂也如見其容其憂也如喪考妣其惡也如除草芟夷蕴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其賞慶刑威信義事時明而除其災害周而不匱行之以禮守之以信結之以好生之以利勸之以賞畏之以威臨之以敬莅之以中涖之以彊斷之以剛制之以度行之以權使之以義教之以務動之以時風之以物紀之以成文之以德行之以禮樂信之以忠愛誓之以命制之以義行之以權教之以藝導之以善風之以時使之以和

者之跡熄而詩亡漢書陽九百六陽九百六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徵符合應録次相代也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張勃吳録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傳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傑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淑美難窮紀商摧爲此歌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所以

魯侯之美矣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録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摧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短歌行 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逸楚辭曰悲歌慷慨思也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陽論語摘輔像識曰時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蘋以春暉蘭以秋芳禮記曰季春薠始生鄭玄曰薠萍也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曹植短篇曰苦樂有餘歡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短歌有詠長夜無荒史記曰射

爲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邯鄲女也秦氏邯鄲又有女名羅敷千乘王仁爲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端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廣厦邃房淑貌耀皎日惠心清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廣厦邃房淑貌耀皎日惠心清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今彼妹者子在我室今薛君曰嬛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閒目閑閑韓詩曰東方之日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兮正也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睩音録也睩視皃也言美女之皃也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張衡七辯曰淑女窈窕淑女倩兮窈窕秀色美豔也窈窕淑女倩兮

婉媚巧笑言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暮春春服成綦綺與紈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綦綦衣服也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釋名曰爵飾也叡叡頭爻上施爵也楚辭曰翹翠羽之雀兮垂鴻毛於玉冠之顋顊兮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瑤璠美玉也方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瑤璠美玉也方駕揚清塵灌足洛瀾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鵠鶤風雲會佳人一何繁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軒蒼頡篇曰軒車也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藻景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蘇武詩曰馥馥蘭芳我蘭芳又曰誰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悲歌吐清響雅舞攜幽蘭悲歌已見上文韓詩

曰舞則莫芳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怨西荊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發躡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

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放袂而成陰張衡七辯曰顧飄然以輕逝以鶩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鶩集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卞蘭七牧曰飄

顏變沈姿無乏源

乏或為定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觀

張衡七辯曰蟾蜍篇曰顧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

遺芳結飛飇浮景映清湍

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

容詠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

前緩聲歌 五言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

十四步二尺六寸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慶雲已見上文

虙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楚辭曰迎虙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

楚辭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

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

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堯二女娥皇女英躡湘水之中為湘夫人也

肅肅宵駕動翩翩翠蓋羅

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也

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

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為鸞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鸞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枉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為鈴鑾在軾和在衡

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

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

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遥興輕舉登霞倒景揔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塘上行 五言 或云甄皇后作 或云魏文帝歌曰蒲生我

池中葉何離離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張揖漢書注曰江蘺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周易曰渙其羣元吉渙王肅曰羣謂羣黨也邊辭曰龜龜遊乎華池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沾潤既已渥結根奥且堅毛詩曰鄭沛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生竹結根大山阿奥猶深也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悠時人理促芳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不惜微軀退但懼倉蠅前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汚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樂府詩一首

會吟行 五言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沈約宋書曰控揆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

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蓋清平調第五側調然今三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楮父也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廣雅曰聆聽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尚書禹貢導江毛詩曰江有汜列宿炳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列宿炳奧貢海已見上文宋衷易天晏列宿炳奧也天文負海橫地理前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也地理謂五土也連峯競千仞皆流各百里上林賦曰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漉池激粳稻輕雲曜松杞毛詩曰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漉流漉也王逸楚辭注曰曜闇昧兒也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兩京東京西京也兩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江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燕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泝洄從之水中可居曰渚也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周禮曰立市焉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陀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娟好兒也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爾雅曰彌終也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栖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封句踐於越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閭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桴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史記曰范蠡既至齊為鴟夷子皮適越絕書曰梅福字子眞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

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會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列仙傳曰東方朔者楚人也父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掖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五言 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大山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 漢書曰主邑請召賓邑自稱賤子

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 僕本寒鄉士

占募到河源 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垣 漢書曰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 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肌力盡鞏甲心思歷涼溫 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君子求能厲亏嗟借哉乃下世亏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曰晉鏞以蒙冒倚杖收雞門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

狁說文曰鎌鍥也鍥古·頡切昔如韓上鷹今似檻中猿東觀漢記桓虞如良鷹矣下韓郎中淮南子曰置猨檻中則與狁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言怨在已若何負之弃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言已窮老之惠而不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簞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後之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咎犯對曰簞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後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綿衣裘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五言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朝方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勤兵而住曰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有朝方郡武帝開嚴秋筋勁虜陣精且彊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蹄林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切天子按劒怒使者遥相望說苑曰秦帝按劒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漢書孫戒公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秋命曆序曰大風飄石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

張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蹄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裘角弓特急絃鳩鳥化爲鷹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國殤爲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五言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

祭遵嘗爲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

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相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乃反爲鬬而相傷三族結怨

追兵一旦至負劒遠行遊追兵謂捕己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山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

應盧之劒可負而拔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廣雅曰丘居也

升高臨四關四關謂東爲城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左氏傳子

表裏望皇州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比孟津函谷表裏山河

九逵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周禮曰匹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爲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也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樂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左氏傳曰宋公享子將會萬鐘列鼎而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千鍾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今

我獨何爲坎壈懷百憂楚辭曰憂愁康幽憤詩曰子獨何爲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遇兒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五言樂府東門行古辭也歌錄曰相出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

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而高飛故創隕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訣與決同

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說文曰息喘也

日晚左氏傳童謠曰鸜鵒之巢遠哉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遥遥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

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

不解顏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

自慰彌起長恨端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 五言曹植

歷交阯鄉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

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鳥鴈跕跕墮水中楚辭曰魂兮歸以止雕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為醢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南方不可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如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敢蒸之熱恒數四文楚辭曰觸石碕而衡遊埤蒼曰碕曲岸碕與圻同

恒昏雨露未常晞魏都賦曰窮岫淈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之未降曠三旬而未晞丹蛇踰百尺玄蜂

盈十圍 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含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域短狐一名射影吹蟲即飛蟲也顏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蟲者士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絶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

沙射流影吹蟲痛行暉

體菌露夜沾衣 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厲風郭氣山川記曰寧州彭氣菌露四時不絶菌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菌時罔象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僨音玄豹露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肥 言泰人毒涇尚或多死況今毒獨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生軀跼死地昌志登禍機 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也非以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

戈舟榮既薄伏波賞亦微 漢書曰交阯女子徵側反拜後漢書曰交阯女子徵側反拜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阯女子徵側反拜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阯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

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紈素錦繡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緑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

沈豹宋書古辭白頭吟曰雙雙重雙雙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削桐為琴繩絲為絃秦子曰王壺必求其以盛干將必求其以斷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千才切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毛詩序曰朋友通絕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李元賦銘曰山陵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球絲之至錐丘山無由識之矣食苗實成羨薪芻前見陵韓詩謂衰公而不見察也見敵敢鬬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灊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魚鼈啄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盧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者居上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玉日淪惑漢帝益嗟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設也班婕妤失寵已見班婕妤怨詩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古心猶不足恃尚書曰鬼曰恭而敬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

放歌行 五言古歌辭曰孤子五歎

蹇蠢避葵菫習苦不言非楚辭曰蹇蠢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蹇蠢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漢書鄧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缺拾遺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禮記曰大夫帶

素爾雅或為比焱飈與焱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日中為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曰鍾鳴漏盡洛陽中不得有行者

愛才郭象莊子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而愛其才胡憲曰天斷不

受外嫌猜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章萊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嘲曰析人之珪擔

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

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今君有何疾

路獨遲迴

升天行 五言

家世宅關輔勝帶窟王城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

然後以建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二百歲十帝

曜德倦見物興衰驟觀俗屯平屯難也周易曰朋翻類迴掌悅惚似

朝榮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滿岳朝菌賦曰柰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窮塗

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

從師入遠岳結交事仙靈莊子曰從師不圄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圄之也楚辭曰與赤松

結交兮比王喬而為偶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

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王函

委松宿雲卧恣天行莊子曰乘五氣之辯以遊無窮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風餐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 攀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神仙傳曰先生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焉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遐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即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羶也

謝玄暉

鼓吹曲一首 五言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所作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鑿岡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百城 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 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遠望懸絶也馮衍以渌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採三秀之華英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吳都賦曰飛甍舛戶漢書曰太子不敢絶馳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禁溝植楊於其上 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 徐爰注曰笳小雅曰翼送也毛子曰駟馬高蓋盛也華轂龍勒也 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西京賦序曰蕭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朝曰蘭臺令史掌書劾奏其事 先生牧羊罷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自殺於章臺

挽歌

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挽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一首 五言

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游國都死沒弃中野中野歸田賦曰遊都邑以來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也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馬四馬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日昏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俱逍遥是爲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已見上文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愾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緣熙伯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儀禮曰筮若不從擇如初儀文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也而筮之也鄭玄云考稽也衆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鳳駕驚徒御毛詩箋云鳳駕又曰徒御不言風也山者地基也龍幓被廣柳結繚頓重基毛詩曰星言夙駕驚春秋運十樞曰山者地基也龍幓被廣柳前驅矯桑軽旗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翣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畫龍於荒也彼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柱今之旐也古以綀布爲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幓與荒同古字通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中闈且勿讙聽戒薤露詩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此亦乎爲挽歌也

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始也始載於虎通曰祖者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為行也行始載於庭轜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不同故俱引之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轜儀禮曰遷于祖用轜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轜喪車也禮記孔子曰畴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間鄭玄曰是憂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主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毛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巾柳曠遺影棟宇與子辭鄭玄禮記注曰柳卧帷也孔安國曰尚書亟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論語子曰友朋自遠方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駟毛詩曰乘其四駱載驟駸駸又曰有騂有騏毛長曰蒼白曰騏天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天子按轡行安所之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漢書

歎息重襯側念我疇昔時杜預左氏傳曰襯棺也延鎮切左氏傳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殉没身易亡殺子非所能臣瓚漢書注曰從物曰殉或為殉含言哽咽揮涕漣流離劉表與袁譚書曰聞君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重阜何崔嵬玄廬窗鼠其間曹植諫取諸玄廬之虛廊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頒國南至於濮鉏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又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大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於溝渠史記曰始皇治酈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

胡可以問之高誘曰士農曰行謂即世也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管子曰士農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柬北開鬼門萬鬼所聚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李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漢書郊祀歌曰曳泭河鑠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輕於鴻毛喻豐肌饗蟲蟻妍姿永喪輕於鴻毛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具豈不備邪何必更之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如玉如雪也莊子曰在上爲烏爲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壽堂延此何其偏也廣雅曰泯盡也蟻義爾何怨螻蟻我何親拊心痛桑毒永歎莫爲陳

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又曰假寐永歎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素驂佇轅軒玄駟驁飛蓋哀鳴與殯宮迴遲悲野外殯宮已見上文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周遷輿服志曰禮葬有鴈車儀禮曰薦之鴈也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鴈車也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禮記曰孔子爲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悲風微行軌傾雲結流謳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畧曰靄雲雨狀也謳與靄古字同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秦嘉詩曰振策

挽歌詩一首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

路楚辭曰風颯兮木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山嶢字林曰嶕嶢高貌也　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蔡琰詩曰馬爲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秋風爲我吟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佗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雜歌

歌一首 并序 七言

荆軻史記曰荆軻衛人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高漸離擊筑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　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

歌一首 并序 七言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漢書注曰酣洽也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風起雲飛以喻辟咡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定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一首 五言

劉越石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首合之蓋誤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筦谷丹水所出也筦音管左手繁弱右手揮龍淵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劒戟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哽咽已見上文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浮雲爲我陰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弟弘嗣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有與亡慷慨既窮林中抱

膝獨摧藏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魂身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兮李陵書曰吟嘯成羣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我欲競此曲悲且長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奔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魏文帝雜詩曰奔置勿復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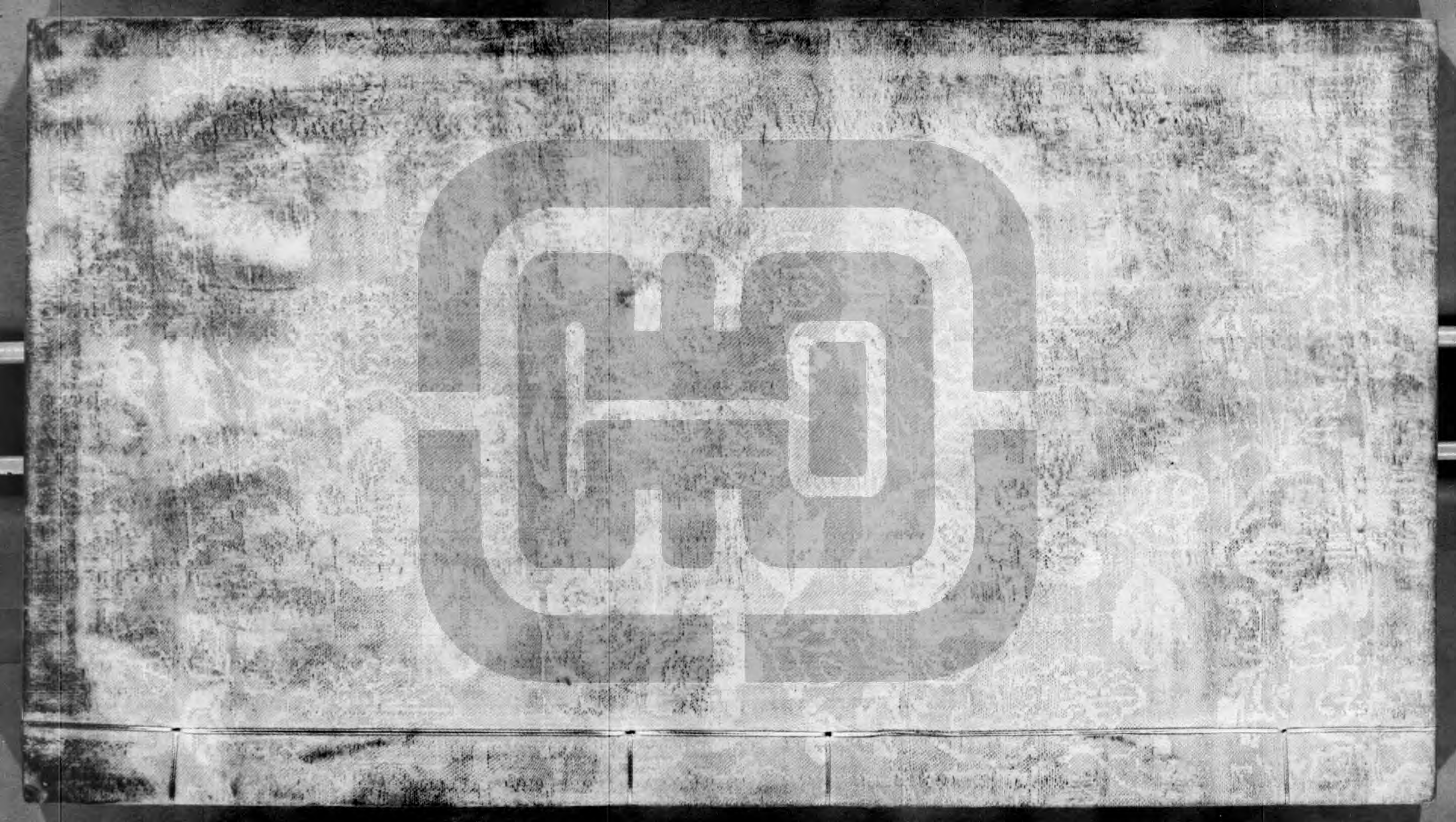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五言

陸韙卿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弁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

孺子宮人也

如姬寢卧內班婕妤坐同車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內而如姬出入王卧內能竊之漢書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成帝遊于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爾雅曰荷芙蕖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子瑕矯安陵泣前魚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跀罪跀古刖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卄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人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君子定

文選卷第二十八

得無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賤妾終已矣君子定

焉如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繆天道其焉如